



龍川別志序

予居龍川爲略志志平生之一二至於所聞於人則未暇也然予年將五十起自疏遠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所請說後生有不聞者矣貢父嘗與予對直紫微閣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徃行堙滅不載矣君苟能記之尚有傳也時予方苦多事懶於述錄今謫居六年終日燕坐欲追考昔日所聞而炎荒

無士大夫莫可問者年老衰老得一忘十
追惟貢父之言慨然悲之故復記所聞為
龍川別志凡四十七事四卷元符二年孟
秋二十二日閣下聞然太息曰予一二入

龍川別志卷第一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
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遇之會大風雨
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肩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
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舖卒吏郭
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
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
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
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
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
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

之不荅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眾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見其神色不少變

以為然雖執之於獄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三禮夢所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氏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在遂極富貴張永德事周世宗為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既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試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為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君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厲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矣且辭去是

不薄何去之湯
也曰音有術術

時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勲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貲奉之藝祖既天姿英特問其年復生於亥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深德之而不知其故也其後太宗當娶符氏后謀於藝祖曰符氏大家而吾家方貧無以為娉奈何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弟往以情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卧内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人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嘗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即械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友膽甚大命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終老於鄧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點檢功

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

陰效誠款

溥南御園則夙所獻也

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

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命太祖以大兵出拒之行至陳

橋軍變既入城韓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

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

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猝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

手幾出血溥無語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

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勢不可遏

曰事已爾無太倉猝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

具陳之具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

當如子慎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

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
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首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為嗣堅辭不肯欲立太祖之
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而實非狂也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交
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
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相韓德讓偶坐馳車
上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
十萬足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
雖百萬亦可使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
遺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

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
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
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
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
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
不如此虜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為然自景德
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有畢公之言得之契丹
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
若深害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
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
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

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此可思其次
欽若曰惟有封禪太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
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
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矣惟人主深信而
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王
旦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得以聖
意喻旦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黽俛而從然上意猶未決
莫適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
曰古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
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且其言適與上意會上由此
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
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

耳

邑

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才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
少之蓋旦之爲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
亂世死生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
亦不能以正自終其實與道何異祥符之末每有大禮輒
奉天書以行旦爲天書使常邑不樂上之初即位也李沆
爲相旦叅知政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
及見此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
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

文靖真聖人也既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歛平生最善楊大年死後諸子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進用是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疏納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筒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頻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嘗守金陵二直省官有尚在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

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寘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不起嘗卧枕官者周懷正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正東宮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遂議立太子廢劉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稍洩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誅懷正黜準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溺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耳億乃少安準初爲此謀欲遣使四方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爲詔書遣其婿王曙出使曙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勲曙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贈億禮部尚書賜諡曰文李淑爲之詞其略曰自昔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協元且議尊儲極蓋準爲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恣橫失衆之事未必

不為國之禍也

楊文公晚年居陽翟素厚楊瑋嘗辭赴舉求貲糧而行公命以千錢予之瑋本責辦於公既得此殊非本意然亦不動公熟視之良久亦無它瑋辭去公命乘驢於堦瑋不肯公拊其背曰予他日不可今日可矣子異日必為吾此官既而以錢百千資之瑋遂及弟名位率與文公等

龍川別志卷第一

龍川別志卷第二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謂同作相內臣皆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滇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詞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扎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此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喻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眾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尔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

須

子

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召
 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
 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綬宣獻
 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
 也未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尤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
 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
 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丁謂既逐李公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
 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
 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

謂孰視夕之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
 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及山陵事
 起官官多緣復土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
 終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効力
 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不於汝惜差遣願汝少而寵幸
 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與汝若近上名目
 汝不知條法妄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為
 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
 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
 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
 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踏行覆按動經數月

恐不及七月之期且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
 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
 允恭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
 帝多子孫何惜不可太后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
 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
 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
 異議美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
 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聞語同列曰曾無子
 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為疑太后聞
 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此知之於簾前
 訴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

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
 謂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
 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非也

內臣張懷忠者劉后閣中信人地慶曆中監書庫為張安道言如此

章獻垂簾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
 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
 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司錄及
 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之知也
 仁宗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獻朝嘗
 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仁宗性寬
 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怒也

王沂公爲宰相兼玉清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申公當國
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實能以智輯睦二宮無纖毫之
隙及申公薨仁宗方視朝慟哭久之頤左右大呂曰呂夷
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奠器皿
盡賜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敕撰
申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於上前質其虛
實上不喜曰吾不復能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惠嘗自
言夢周王祐預宗長來告將託生荆王宮中時允初始生
允初荆王少子所謂五相公者二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
所言如此則申公信有力矣

垂簾士大夫多不悅御史中丞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
止許公嘆曰蔡中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爲此哉仁宗方少
年禁中事莫主張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
許公之意或在是矣然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
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不
至古今母后臨朝如宣仁后專奉帝室不爲私計蓋未有
也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
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
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仁宗謂劉后大孃孃楊后小孃孃
章懿后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志言生女一人早卒
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

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旻靖曰殊固有罪然宮省事祕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大呂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旻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之上歸問讖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點之宋祁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二官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踈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曰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李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公相謾欺且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門僧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公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未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喜呂公爲沂公言曰孝先求復用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

宣獻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王公復於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面詰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宣獻蔡文忠皆罷去李公雖以踈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為人朴厚少時有相工善知人之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即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為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為人宋宣獻時以尚書為樞密副使申公即以為參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不聽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申公深愧之言於仁宗留公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無所為然數公既

賦名

去而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蓋亦有過人者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道
 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
 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
 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
 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召宰相皆以此術馭下王文正公
 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論時賈邊李迪皆有名場屋
 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以落韻邊以師
 為眾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議落韻者失於不
 詳審耳若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從今士子放蕩
 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仁宗初年

格

師高

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
 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
 漸為奇論以撼朝廷往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
 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
 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
 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首其後申公免相晏元獻為政富
 鄭公自北都留守入叅政事深疾申公乞多置諫官以廣
 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
 孫沔等並為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
 譽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誕為意於是私說遂
 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

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爲
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
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並攻其
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誠使公正
之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重
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
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侯
者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
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
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申
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
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
仇而去其後以叅知政事安撫陝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
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
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
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
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
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子見張公言之乃信

龍川別志卷第二

龍川別志卷第二

也... 姑... 事... 然... 兵... 且... 戰... 深... 一... 增... 元... 邊... 龍川別志卷第二

龍川別志卷第三

寶元初元昊創立文法故名吾祖慢書始聞朝廷為之忿然張鄧公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且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虽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來朝廷竟亦不問世乃以春卿之言為然元昊既叛陝西四路置帥夏英公竦為總帥居長安不臨邊精兵勇將得留置麾下四路戰守出入皆取決焉既遠

不及事而四路負敗罰終不及總帥知制告張公安道爲諫官言自古元帥無不身自對敵雖齊桓晉文霸主亦親履行陣至於將佐有敗元帥必任其責諸葛亮爲大將軍馬謖之敗降右將軍此古今通義也今夏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而無總帥之實乞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且自任戰守之計有事干他路者迺相關報隨宜救應於事爲便朝廷從之英公降知州而四路各任其事蓋始於此元昊久叛邊兵屢屈秦人困弊而諸將恥於無功莫敢言和戎者雖夏人每入輒勝而國小民貧疲於黠集虜獲之利不補所耗而歲賜和市之利皆絕一絹之直至八九千上下亦厭兵矣而元昊悖慢已甚亦難於款塞張安道爲諫官乞因郊霈許諸帥納其自新之請以安兩界生靈其言甚美仁宗覽之大喜退見呂許公於政府公亦喜曰舍人有此言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即行之自是邊臣乃敢受元昊降款戎夏皆獲息肩仁宗以至仁御物而許公審於安危之計不徇虛名不貪小利故忠言正論聞則能用雖遭元昊之變而不失太平之業有以也夫賈昌朝始作國子監直講孫奭判監昌朝嘗候奭奭不出使人以唐書路隨韋處厚傳示之曰讀訖乃相見既見奭曰知此意否足下異日以儒術作宰相正如此二人世以謂奭能知人然其名位則類矣而其邪正則未也若知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

感

慶曆中契丹使劉六符求和親賈昌朝館伴未有以拒之先是真宗之弟号太弟者用事橫於虜中因信使嘗通書幣仁宗使昌朝謂六符欲因今使荅之六符辞曰此於太后甚善然於本朝不便昌朝因曰即如此而欲以太子穎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荅自是和親之議顛元昊未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為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感其說惟呂許公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躡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内庭或去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公安道為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富鄭公時知制誥下復遂國之封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呂申公申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凡皆此類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无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

制

當

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掠殺諒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如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特枉

京城舉人張彥澤

此一事疑

溫成皇后母私作告身敗陳升

之鞠之事連溫成母及公卿家升之不敢窮治獄具朝日

杜樞錄問駁之時首不錄問殺彥澤公議壯之未幾張堯

佐除樞密副使御史中丞包拯言其不當未決留百官班

爭之樞在班中出班問曰樞欲聞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

留以實告之樞曰以此留樞可也人益壯之宋公序頃亦

預彥澤事疾樞奏言小呂不合越次妄言責監江寧酒稅

未幾而死識者哀之宋公序為叅知政事仁宗眷之頗

厚呂申公當國公序陰欲傾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

疾

安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廷諸公議之申公諫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申公徐救之公序倉猝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氏子弟至今恨之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曰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歎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也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英宗皇帝濮王弟十三子也故本宮謂之十三使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或言治平中京師置福田左右院養丐者千人或由此故也幼時父兄不以為兄弟數仁宗晚年無子遣內夫人至濮宮選擇

諸子欲養之禁中英宗初不預選選者無一可既晚內夫人將登車矣英宗匍匐屏間見之驚曰獨此兒可耳眾皆笑內夫人獨異之抱之當車遂養之於慈聖殿中時宣仁皇后以慈聖外生亦為慈聖所養稍長將以進御仁宗曰此后之近親待之宜異十三長成可與為婦慈聖從之後率成婚於後英宗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譽嘉祐末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子勉從眾議立為皇子然左右近習多不樂者帝憂懼辟避者久之及仁宗晏駕帝即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請慈聖垂簾帝疾甚特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知政事歐陽脩深助其議常奏

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爾子病毋可不容之乎慈聖意不釋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於舊渦尋兔兒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立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邪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君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君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

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君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熙寧中歐陽公退居穎上某往見之間言及此公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昔上在穎邸方人情疑貳公招記室王陶使密說王傾心奉事慈聖王用其言身執家人禮至親奉几案進飲食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嘉祐二年仁宗始不豫皇嗣未建宰相文富韓三公方議所立參知政事王公堯君之弟正君嘗爲宗室說書官知十三使之賢即言之諸公諸公亦舊知之乃定議草奏

書即欲上而上疾有瘳即止堯且私收奏本後年韓公當國群臣相繼乞選立宗室子乃定立十三使爲皇子及仁宗晏駕皇子踐祚賞定策之功以韓公爲首及元豐末堯且子同老上書繳進元奏時諸公唯文富公在皆歸老於洛會文公入助郊饗神宗訪之公具奏所以神宗悅焉故一時諸公例皆被賞而韓氏子惡分其功辨之不已文公又罷平章重事由此故也然英宗之譽布於諸公則始於堯且而其爲皇子嗣寶位則韓公之力不可誣也

龍川別志卷第三

龍川別志卷第四

韓魏公用郭逵簽書樞密院事衆多不服公謂人曰非不知逵望輕也英宗欲寘李端愿於西府每日西府當用一武人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不然英宗欲用張安道公知其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舊上督其人無以應乃用逵耳

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人每支買弓箭錢二貫文省共三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兵紀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不訾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

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君實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曆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爾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民間皆憂此事未敢以敕榜爲信雖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君實曰光終不敢信非獨光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君實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万一均逸偃藩它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一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

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君實之言及君實作相議改役法事多不便于兄子瞻與其事持論甚勁君實不能堪子瞻徐曰昔親見相公嘗與魏公言義勇無一言假借之者今日作相而不容某一言豈忘昔日事耶君實笑而止然實不喜也未幾子瞻竟罷役局事

臺官蔣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元祐中蔡確坐弟碩事謫知安州作甌山公等詩意有所譏切諫官言之未決子兄子瞻方出守杭州密奏言若置確不問則於皇帝孝治爲未足若不稍加闊略則於太皇

太后寬政為少損竊謂皇帝宜降詔推治而太皇太后特加宥確若稍知義理當齧舌自殺太皇太后深以為然兄已出城時遣中使賜茶藥等大臣持確議不置確遂南遷新州時議者皆以為用法太深然確頃自小臣擢用每遷皆以鞫獄被賞眾以謂善惡之報不可誣也孫和甫時在密院子偶見之問及新州事予以所聞荅之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神宗晚年以事無功當守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欲於西邊深入虜巢穴以為此議若行必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帥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筭新州之命則此報也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

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於此

曹瑋之守秦州也止於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為要害關之左右皆蕃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為之用故秦州每歲出以守文盈而已秦州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用足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敢增改文盈之西九十里号張小哥族馱名舊與鄰族有怨而本帳兵馬衰耗常乞納土秦州前後帥臣皆以難守不許及范翔作陝漕知秦州遂許之發兵城其地建為古渭州城既立知州劉淵與秦州商賈及居人二千餘家皆在城中翔亦親至其

地犒設蕃人相約以明日出兵截殺翔等微聞其語犒設之日晚還文盈次日兵起求翔不得遂於中路築城遮殺商賈及修城兵民共五千人道路險絕賊兵居其間糧道斷絕城中先食朝廷使張昇知秦州劉渙郭恩領兵苦戰攻破中路賊城朝廷猶不忍弃古渭但罷不為州置寨主監酒二人每季輸一將兵守之張氏世襲蕃巡檢然自文盈至古渭九十里其間但通一路路傍即是界濠秦州每歲支移省稅應副古渭而秦州闕食則以貴價余之自是秦州始困矣張氏既與蕃族不知饑饉之兵日至而秦州駐劄之兵常與同其患難於張氏則便而秦州實无所利也近歲患古渭之孤危乃命郭逵築治平等寨以通秦渭

和

益

言与之

招來蕃族獻寨中地置弓箭手古渭孤絕之患則除蕃族既盡而所招弓箭手皆浮浪之人無益於事秦州親與李氏為鄰屯兵益多糧草少與曹瑋舊制絕異有王安石郎中者秦州白石人也其言如此予後見李師中待制問之同師中在秦州嘗乞將新納蕃部地土上所築堡寨付與蕃族守把却於曹瑋舊寨分屯重兵以制蕃部師中言今寨柵既多屯兵分散寡弱反為蕃部所制若但付與蕃部却令近裏柵兵力完強則蕃部畏威為用其利害甚明然未及行而師中謫去安石又言秦州曹瑋舊城絕小自韓魏公文潞公作帥各增築一面今城比舊加倍而緩急難守也

李允則守雄州以知術顯世多能道之者予從事北都父老為予言允則自雄入奏過魏守寇萊公也謂允則聞君在雄筵會特盛能為老夫作小會否允則曰方入奏不敢留還日當奉教及還萊公燕之幄帟器皿飲食妓樂百物華侈意將壓之既罷謂允則曰許我作會來日可乎允則唯唯公頷左右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毋設百戲幄帟牀榻留以假之允則曰妓樂百戲皆如今日其它隨行可略具也明旦視其幄帟皆蜀錦床榻皆吳越漆作物物稱是公已愕然矣及百戲入允則曰恐外尚有雜伎使召之則京師精伎至者百數十人公視之大驚使人訶之則床榻脫卸羶裏駝載雜伎變服為商賈以入明日薦之於朝極稱其才

雄之僚吏尤之曰萊公尚氣奈何以此勝之允則曰吾非夸之示之以軍行出沒之巧耳予後從事齊州允則之孫昭叙為兵馬都監試問其遺事昭叙曰雄州謀者嘗告虜中要官問遣人至京師造茶籠燎爐允則亦使倍與直作之纖巧無毫髮之異且先期至則携乃入確入場使茶酒卒多口者夸說其巧令蕃商遍觀之如是者三四知蕃官作已過乃收之不復出虜中相傳謂允則賂之恐有奸變蕃官無以自明乃被殺

慶曆中閣門使張亢知高陽關契丹方遣汎使僥求諸事公邊皆驚亢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所吝惜亢間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

機事也不肯去亢為屏人乃曰閣使錢如糞土何故亢曰
何預汝事曰閣使所與非其人也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
久之曰我非與閣使劇我一外生女子自少教歌舞甚妙
麗為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
遣人有所市閣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拍掌也亢曰所市
何物曰其大王納女婚須紫竹鞭閣使所執可與也及餘
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驚
每一掛搭所費甚厚惟高陽獨否

富公知青州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飢飢民東流公以為從
來拯飢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
弊百端由此人多餓死者氣重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

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使
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今米
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
曾為吏胥走隸者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
民倉以貯擇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納出
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在手書酒炙之
餽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
者无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
面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朝中有與公不相能持
之不報人為公憂之公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
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儂知高自邕州敗奔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知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指揮屬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逐縣權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懼甚洶洶待乱文潞公方為長安帥知兩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懼朝廷遣張公安道出帥成都公於道中見所運關中器甲即令所至納下仍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歸安田畝公徐推問知高入蜀之報本雅州番牙郎号任判官者所為遂呼至成都詰其敢傳虛聲動搖兩蜀情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知高詣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為戮公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

為

雲南書言知高至南詔復為乱南詔所殺公乃釋任而奏其事初邕州之捷朝廷未知知高在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究賞將吏

日

叅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曰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頃為衙前破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幼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既貴護宗室葬事舉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行則皆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邪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知我者多矣願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眾中不復識

故置非徒餘食而財具置之限去入眾中不財端
 吾長源子實向人也博曰世之味非者多矣與公不腐耳
 一子許限皆立對而閱之限昔之童子許與故水曰子以
 味故吾若水相貴難宗室率重舉者故十人許而皆其
 曰然限始以雞對之不幾日能若中而許故而益其不
 前如士如盡許死以出子貝湯吾對其形不思禁也若水
 之禁之不同其論曰出田家子出若其家而對也則感謝
 參以如車難若水少知能善書高山對若其童子曰來耕
 具可合與貴許也

其事

龍川別志



